

# 林獻堂著《環球遊記》之地理研究

陳岫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生

---

\* 本文之完成當要感謝二位審查者詳細地指出缺失，尤其是行文、用字的指正。另外要感謝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張瑞津兼任教授對自然地理學的指導，以及吳進喜教授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上的啟發。當然，一切文責當由筆者自負。

## 摘要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間臺灣仕紳林獻堂先生進行一次環球旅程，並在日後於《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上連載，成為膾炙人口的旅行記。然而這份鉅著在版本上與內容上，多以文學與歷史學研究的面貌呈現。本文即以地理學中「地文學」的角度，來分析遊記中的主人翁在旅程中如何感受進步的地文知識，而其認知其實已經相當正確。

如要以《環球遊記》進行所有相關研究時，便先要釐清該文本如何製作出來之問題。而《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之資料是最主要的分析文本。林獻堂之旅程與稿件受刊登約可分成三個階段。以日記、案內記與手稿為基礎，加上林獻堂親友的集體創作，完成得以刊登之定稿，並留有備忘錄，這些資料統合成各種版本之遊記篇章。透過這些基礎文獻的研究，可以作為後續地理學及跨學科研究的起點。

關鍵字：林獻堂、環球遊記、文本製作、地理、地文學

## 壹、問題緣起與研究回顧

「遊記」作品中記載所遊歷之處，很多是遠處的「探索」，本文即以臺中霧峰林獻堂先生於日治時期進行之「萬里壯遊」，<sup>1</sup>而完成膾炙人口的《環球遊記》作為分析對象，探討一位臺灣知識份子的遊歷記錄。此誠為臺灣第一部世界遊記，作者林獻堂雖非文學家，但留下之作品得以讓臺灣人放眼天下，實可納入臺灣之本土教材中。<sup>2</sup>然而單純以「本土教材」來觀看，或以「遊記」來研究，都有些許問題未能解決，尤其以「地理」觀點來研究，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將以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為分析文本，著重地理知識的探討。

然對「遊記」的研究要關注的面向有哪些？大體說來，即是以「文學」的探討為先，就作者個人背景、時空環境、文學表現手法等主題切入，這是多數研究特別著墨之處。對《環球遊記》進行研究者首推歷史學者許雪姬女士，對林獻堂赴歐美的背景及旅程、旅遊的收穫、撰刊遊記及其特色、遊記的重刊風波與版本，略述其寫作風格與個人性格，同時對刊行版本差異有詳盡之比對，日後關於林獻堂所著《環球遊記》之研究多以此為基礎。<sup>3</sup>洪銘水則著重梁啟超與林獻堂在美國遊歷之經驗差異，屬於「比較」觀點，文中對旅遊地點標示出英文原文，也值得注意。<sup>4</sup>徐千惠以日治時期四位臺人旅外遊記為分析文本，分析旅行者對自然景觀、人文風貌（人物、文化、政體）、遭遇與國族認同（民族性）、女性角色等議題做比較。<sup>5</sup>尤靜嫻以「現代性」作為分析主軸，

- 1 林獻堂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紀念集遺著·環球遊記》（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12），頁1。林獻堂之生平概要，可見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11）。
- 2 「此臺灣第一部世界遊記—《環球遊記》，實嘉惠臺人無限，臺灣人得以放眼天下。林獻堂從來不以文學家自居…我們的本土教材，實應選錄其一、二作品，讓臺灣的青少年能及早認識自己的歷史，體認鄉賢的人格風範，習得立身處事之道」。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06），頁154。
- 3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06），頁1-33。
- 4 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東海大學中文系編輯，《旅遊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01），頁113-164。
- 5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07）。

以《環球遊記》中「經驗現代化大都會」為焦點，對於臺灣接受現代性的洗禮，以及文人對現代性的認識，顯然是「遲到了」。<sup>6</sup>張惠珍以「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兩軸，對《環球遊記》中中外民族民族特性做比較，並描繪現代性的體驗，對專制政權、教育制度做出批評。<sup>7</sup>潘為欣以「現代化」為主要關照點，比較黃朝琴與林獻堂對於「現代化」器物的描寫，認為林獻堂對於文明或現代化並非持一貫讚譽有加、全盤接受的態度。<sup>8</sup>陳室如提及《環球遊記》中林獻堂對高度文明的讚嘆、探索光明的背面，以及身份與境經驗，反映出旅行者在過程中對自我身份與原居社會的思考或疑惑。<sup>9</sup>林淑慧也指出日記與遊記在敘寫上的差異，既互補又有表現的不同目的，因政治經驗而對比而發展出個人風格的「文化啟蒙論述」。<sup>10</sup>

總結以上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發現：（一）從事關於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者的學術背景，除許雪姬女士為「歷史學者」之外，其餘多屬「文學」背景，屬文學或文化之學術領域。此顯示文學分析的素材，可以是歷史文獻，同樣也可以是「遊記」。（二）日記與遊記的相互參照，是後續關於《環球遊記》研究多所採擇之方式，其中對於版本、內容解讀、文學敘寫風格，研究者都曾加以剖析，多少也解決了「歷史」、「文學」問題。（三）現代化事物、現代化、現代性是各研究者所共同關注的焦點，從現代事物感受，對於現代化的看法，到現代性遲到或批評的探討，以《環球遊記》的文本與推敲林獻堂的想法，參

- 6 尤靜嫻，〈遊日歐美，遊心臺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封德屏總編輯，《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12），頁249-271。另外關於遊記中的「現代性體驗」，也可參考其學位論文，對晚清中國旅美遊記中，旅行者對輪船、火車、都會、工業、醫療、文教的體會，可見尤靜嫻，〈帝國之眼：晚清旅美遊記研究（1840-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07）。
- 7 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臺灣文學學報》6期（2005.02），頁89-120。
- 8 潘為欣，〈林獻堂與黃朝琴眼中的美國現代化—以《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與〈旅美遊記〉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電子學報》第2期（2008.08），網址：<http://s22.ntue.edu.tw/> / 電子期刊 / P.htm.
- 9 陳室如，〈第五章第三節 殖民地外的天空—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氏著《近代域外遊記研究：一八四〇—一九四五》，頁387-411。
- 10 林淑慧，〈第四章第三節 世界文化的觀摩之旅—林獻堂1927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氏著《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9.02），頁267-300。

照日本在臺灣殖民的時、空背景，建構出一種《環球遊記》（文學）「現代性」的學術論述。

「旅行記」是地理學表述的最古老形式之一，在古代就以名勝遊覽指南的名稱為世人所知。是用以記述旅行發現的現成形式。<sup>11</sup>林獻堂所著《環球遊記》堪稱是一部傑出的「旅行記」（遊記），不只以記述方式進行，也是各成篇章、言之有物的地理作品。因此，首先要論及的便是如何形成這本地理作品（文本）。

## 貳、文本採擇與製作

以上提及的所有「研究」都必須回到《環球遊記》文本上來，而關於《環球遊記》的重刊版本與風波、版本內容之比較，許雪姬的研究中已指出，<sup>12</sup>民報版本與葉榮鐘所編紀念集的版本的差異。<sup>13</sup>本文認為《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所刊者，才是最為「完整、適切」的文本，可為各種分析之基礎。其原因有幾點：（一）改動的問題：許雪姬指出葉榮鐘先生的「改動」可能會失去原味，<sup>14</sup>係因日據時期的用語及名詞不適合，為免註釋之繁而改之。<sup>15</sup>然而不只是文字更動而已，原文中的外文註記與地名也因而更動，無法推知林獻堂對世界的認識程度。（二）漏失的篇章：當葉榮鐘先生將之轉抄下來，<sup>16</sup>成為日後學者研究之基礎文本，卻可能出現漏失之遊記，如〈聖瑟罷士梯安〉<sup>17</sup>一文，便

11 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王蘭生譯，《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7.05），頁441。

12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頁17-24。

13 此一版本即是後來研究者多採用之《環球遊記》版本，後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刊為《林獻堂遺著·環球遊記》。

14 「也許在六〇年代認為將日式漢文改為中文是方便讀者的作法，但我個人認為此一改動會失去當時的味道，不知葉先生地下有知以為然否！」。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頁16。

15 「原文係成為日據時期，所用成語及名詞，在當時固屬慣用之文字，但用於現在，則無不鑿柄之處，例如原文汽車稱自働車，侍役稱為給仕，菜餚稱為料理之類，為免註釋之繁，一律改為現代通用語，其餘則仍其舊」。葉榮鐘，〈環球遊記校訂後記〉，《林獻堂紀念集遺著·環球遊記》，頁187。

16 葉榮鐘，〈環球遊記校訂後記〉，《林獻堂紀念集遺著·環球遊記》，頁187。

17 〈聖瑟罷士梯安〉，《臺灣民報》，第345號，第十七版，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是各式版本中所失者。

（三）時間的確定：除文章的內容外，《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也提供關於林獻堂旅程之線索。例如林獻堂為實現其承諾與掌握時機，<sup>18</sup>終於昭和二年（1927）五月十五日由基隆出發，在昭和三年（1928）五月

二十四日抵橫濱港口，擬在東京靜養，<sup>19</sup>但回臺時間就不見於其他版本中。確切回到臺灣的日期乃於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八日，當晚並於臺北「蓬萊閣」舉行洗塵會（圖1）。<sup>20</sup>

然而林獻堂之撰寫《環球遊記》各篇，實在旅程進行時便已著手，得其長子攀龍與次子猶龍之助，共遊歐洲。<sup>21</sup>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底



圖1 林獻堂由日本歸臺於臺北蓬萊閣之洗塵會照片

資料來源：《臺灣民報》，第235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18 「余之蓄志漫遊於今十有八年矣。爾時攀龍十歲猶龍九歲，率之留學東京則發大願，謂二子若能俱畢業大學，即率之同作歐美漫遊。」《臺灣民報》，第171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長子林攀龍於1909年赴日求學，1925年3月自東京帝大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見廖仁義，〈淡薄名利的啟蒙思想家—林攀龍〉，收於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臺灣近代名人誌 第三冊》（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01，一版二刷），頁198-201。值當臺灣文化協會分裂之際，林獻堂勉強擔任文協中央委員，但只願擔任到歐遊出發之日止。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5。文協至此已正式宣告決裂，左右兩派分道揚鑣，後來更演變成互相排擠不能兩立的地步。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北縣：作者自印，1981.06），頁206-207。林獻堂云：「善作事者必善利用時機，時機一過，事後欲再求之殊大不易」。清華大學之「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數位資料館」，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main-guide.htm>，查閱日期：2010年2月6日。

19 林獻堂，《林獻堂紀念集遺著·環球遊記》，頁1、186。

20 許雪姬女士透過文獻比對得出林獻堂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回臺。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頁13。《臺灣民報》載：「（十一月）四日始由東京出發，五日由神戶搭蓬萊丸，八日午後安抵基隆。」見《臺灣民報》，第235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21 林獻堂長子林攀龍對於歐遊旅途之貢獻，實屬重要。例如日記中提到「自香港帶來五百圓之現金，至本日尚剩三十圓，景仁（按，林景仁）既不能來，萬一攀龍亦不來，將之如何，因是大起焦慮，屢與猶龍商量，亦別無良法，俟上陸後再作打算也」。一九二七年新六月二十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26。長子林攀龍因牛津大學休業，故得陪同其父、其二弟遊歐，扮演翻譯與資訊提供者之角色。如閱報轉讀、翻譯醫病情形等，分見《臺灣民報》，第198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一九二七年新九月六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72。

尚在英國時，便開始撰寫〈泰晤士河遊記〉、〈保羅寺遊記〉、〈倫敦遊記〉。<sup>22</sup>而昭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之《臺灣民報》上刊出第一篇文章—〈環球一週遊記（一）〉，<sup>23</sup>意即在林獻堂尚未結束歐美旅程時，便已經將其作品投至《臺灣民報》上刊登。而至昭和六年（1931）十月三日《臺灣新民報》刊載最後一篇文章—〈環球遊記（一五二）太平洋舟中（下）〉<sup>24</sup>為止，刊載時間經過達四年七個月。林獻堂《環球遊記》的各篇章的撰寫與刊登，首先當分析其所在的旅程與時間（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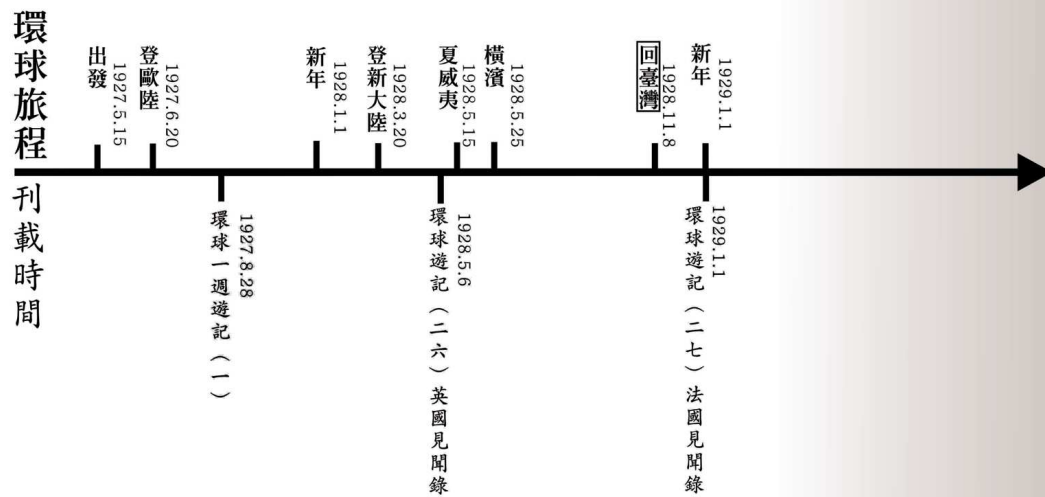


圖2 林獻堂環球旅程時間與完稿刊載

一、第一階段：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發，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抵橫濱為止。《臺灣民報》刊載第一至二十六回，〈英國見聞錄〉終了。第一階段的各篇遊記，均為平順之描寫記錄，引用古文、典故甚少，實因旅遊者尚在旅程之中，只有日記的記載、當地的相關參考資料而已。例如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遊「泰晤士河」，九月二十八日寫〈泰晤士河遊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刊載，<sup>25</sup>其間是否經過

22 分別是：一九二七年新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82 - 183。

23 《臺灣民報》，第171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24 《臺灣新民報》，第384號，第七版，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

25 一九二七年新七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47、182。《臺灣民報》，第195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林獻堂本人或他人修改，不得而知；但顯然從日記到遊記之間，是有相當多的當地資料支持，如對「倫敦塔」的敘述。此一階段的投稿、刊登，時間上落差較大，應與文件傳遞有關。

二、第二階段：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同年十一月八日抵臺為止。「滯日」期間並無投稿、刊登。該階段因缺乏日記相關記載，其中原委尚不清楚。

三、第三階段：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刊載完畢。林氏身居臺灣，除一九二九年曾短暫赴日。<sup>26</sup>此一階段是大量遊記篇章完成之時段，遲至昭和四年（1929）一月三十日，林獻堂即已著手修改〈環球遊記〉「偉人廟」一篇，並於昭和四年二月十日刊登。<sup>27</sup>此一階段的遊記從撰寫或修改到刊登之間的時間落差，除第三十八回〈光明之巴黎：咖啡店〉與第三十九回〈再會！巴黎！〉的刊出時間落差達二個月之外，<sup>28</sup>其餘快者則四日即完成，<sup>29</sup>慢者可達十六日。<sup>30</sup>一般而論，大致從完稿到刊登，需費時五至九日，或許因為郵寄緣故，時間上稍有差異，但幾乎每隔七日、每一期的《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即可看見林獻堂的「環球遊記」篇章。

而當林獻堂撰寫或修改時，參採了哪些資料，則是遊記文本分析的另一項問題。前述之第一階段中，第二十六回〈英國見聞錄〉之前的篇章是在旅途中所撰寫，多參引在地資訊寫成。第二階段則沒有文章

26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為爭取新民報社發行日刊，偕專務取締役（總經理）羅萬俤赴日奔走呼籲；四月十四日偕新民報總經理羅萬俤暨主筆林呈祿由日本歸臺」。林獻堂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林獻堂紀念集·年譜》（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12），林獻堂（四九歲）事蹟，未編頁。

27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39。《臺灣民報》，第24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

28 其時間的落差如此大的原因有二：其一，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十四日短暫赴日，其二，其女林關關的婚盟訂約。直到五月十一日，才又開始寫〈再會巴黎〉三百餘字。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39。

29 「整理〈日內瓦遊記〉（按：（下）篇），歐洲大陸之遊記至此篇完了，命成龍抄寫，寄三時之配達夫，以赴七日《新民報》之發行」。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41。

30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230。分別提及「寫〈熱那亞遊記〉」與「修改〈熱那亞遊記〉下半篇」。而到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才被刊載，其間落差達十六日。《臺灣民報》，第27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

刊登與日記之記載，暫不討論。第三階段寫成之遊記篇章最多，<sup>31</sup>多是於「臺中霧峰」完成。而此階段參酌了相當多的「遊記」，<sup>32</sup>還有各式「資料」來源，<sup>33</sup>也複習中國古文經典。<sup>34</sup>更參酌他人的旅行經驗，例如與曾任臺灣總督的田健治郎暢談，並翻閱其三十年前的遊記，<sup>35</sup>或是從講演會中聽聞等，<sup>36</sup>都是林獻堂撰寫或修改遊記篇章所可能參酌之資料。這些資料如何直接或間接促成《環球遊記》各篇章的完成，當另文討論之。不過從既有的日記中，可以發現是在回到臺灣後的一九二九年日記中，開始大量出現閱讀各式書籍的記錄，或許就是為了完成遊記文稿、刊登之準備。

林獻堂先生大部分篇章在前述之「第三階段」獲得刊登，然而這些篇章是如何完成而刊載出來？除回臺之後閱讀相關遊記或書籍外，旅途

- 31 若以遊記撰寫到刊登，約需時五至九日來推估，或許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所刊載之〈環球遊記（二七）法國見聞錄：光明之巴黎（上）〉，就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回臺之後的第一篇作品。後於一月八日、一月十三日、一月二十七日分別刊載〈光明之巴黎〉，便有可能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與一九二九年一月所撰寫之遊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所刊載之〈環球遊記（二七）法國見聞錄〉開始，便出現「外文」的附記，第一項即是叢俄（Hugo，雨果），第二項是塞納河中的市島（Cite）和聖路易島（St. Louis）。《臺灣民報》，第241號，第十版，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 32 如（一）康有為之〈意大利遊記〉，《臺灣民報》，第286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二）「昔年梁啟超先生，來遊舊金山之際，著有長篇大章之文，以評論華人優劣之點，頗中肯綮，資節錄其言中國人性質，不及西人者之叢錄數條於下，以作吾人之龜鑑焉。」《臺灣新民報》，第381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此為梁啟超之《新大陸遊記》。（三）「英人遊記」，《臺灣民報》，第295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四）芥川龍之介所著《中國遊記》。一九二九年新三月十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88。
- 33 如哈米頓的《小說法程》，一九二九年新三月二十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97。齊柏林的《世界一週飛船中生活記》，一九三〇年新四月二十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143。林獻堂在德國柏林參觀時，也看到了「徐柏林飛行艇」之軍事上所用之物。《臺灣新民報》，第308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夏丏尊的《文章作法》，一九二九年新四月二日、四月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02、109。
- 34 如《左傳》、《論語》、《孟子》、《國語》，一九二九年新六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76、178、179、208。《韓非子》、《國策》一九二九年新八月十一日、六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218、182 - 184。另有公羊、穀梁、檀弓等篇章。一九二九年新六月二十一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78。
- 35 一九二九年新三月三十一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00。該書名為《鵬程日誌》，由田健治郎於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896 - 1897）間巡察歐美各國所寫下的「日記式」遊記。
- 36 如「美國家庭生活」，一九二九年新十二月五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336。

中「日記」是一項基礎記錄。然而，在一九二八年缺乏日記記錄，取而代之為「手稿」與「案內記」之記載。如手稿之〈美國遊記〉（圖3），<sup>37</sup>便由林獻堂先生自己整理之。<sup>38</sup>或如早先完成的《伯林案內記》、<sup>39</sup>《瑞西案內記》，<sup>40</sup>亦成為遊記撰寫之架構，甚至得以快速完成篇章。<sup>41</sup>透過林獻堂自己整理、修改，<sup>42</sup>或其女林關關、女婿高天成、秘書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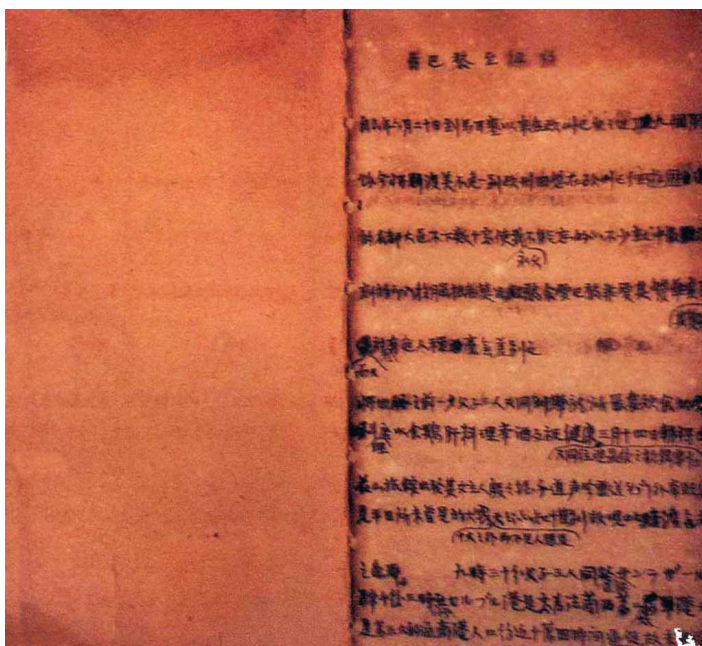


圖3 林獻堂環球一遊之〈手稿〉。〈美國遊記〉部分。

資料來源：蔡坤年、吳昆儒、林承峰編輯，《林獻堂逝世五十週年紀念輯》，頁35

- 37 蔡坤年、吳昆儒、林承峰編輯，《林獻堂逝世五十週年紀念輯》（臺中霧峰：明台高級中學，2006年10月），頁34-35。
- 38 一九三一年新二月十六日，「余近日整理〈美國遊記〉」。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58。
- 39 一九二九年新五月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36。
- 40 如《瑞西案內記》應在一九三〇年新二月二十四日前即已完成，才命攀龍讀之。但在當年十二月四日、五日才著手完成〈瑞士遊記〉，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始刊出〈瑞士見聞錄〉。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64、404、405。《臺灣新民報》，第346號，第七版，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
- 41 以〈瑞士遊記〉、〈百倫遊記〉、〈阿爾卑斯記事〉、〈日內瓦遊記（上）、（下）〉在修改、整理完成到刊登之間，大約隔了三十五至四十一日不等。林獻堂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二十一日間密集地撰寫，分次刊登於《臺灣新民報》上，主要是因為早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便已完成了《瑞西案內記》。一九三〇年新二月二十四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64。
- 42 一九三一年新五月六日，「午後整理〈環球遊記〉，錄華盛頓之嘉言懿行」。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147。一九三一年新二月二十三日，「微雨或斷或續，擁爐修改〈紐約遊記〉」。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67。

成龍抄寫，<sup>43</sup>也自己做抄寫，<sup>44</sup>再由其子林雲龍翻譯人名、地名、<sup>45</sup>林攀龍校對，<sup>46</sup>並尋找資料，<sup>47</sup>完成送交發行之準備。而林獻堂先生之完稿，應當還存有「備忘錄」一項（圖4）；葉榮鐘先生抄錄下林獻堂備忘錄之遊記文章，<sup>48</sup>加以比對《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上之文章內容，可以發現文字差異並不多。<sup>49</sup>而且備忘錄內容應該已經包含尚在

- 43 「寫成『摩納哥公國遊記』後半篇，命關關抄寫，將於明日寄往《民報》發刊」、「〈環球遊記〉皆關關一手整理，她已出閣矣，乃命雲龍抄寫『維蘇威火山遊記』一篇」。一九二九年新七月二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208；一九三〇年新一月五日、一九三〇年新一月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6、22。一九三一年新八月四日，「連日雜務紛擾，無暇整理〈環球遊記〉，然非今日寄去新民報社則不及排印，早起洗面後，續寫羅府（洛杉磯）一段，命成龍抄寫，以赴末次郵便」。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246。
- 44 以〈德意志見聞錄〉之「柏林」部分為例，早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日完成《伯林案內記》，後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才由林獻堂自己抄寫〈伯林遊記〉千餘字，五日後由《新民報》發行。其間間隔達一年之久。後又於同年四月十一日寫「威廉二世之故宮遊記」，同屬〈柏林〉之遊歷範圍，並於四月十九日刊出。一九二九年新五月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36。一九三〇年新四月七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118。一九三〇年新四月十一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122。
- 45 「欲再寫『歐洲各國貨幣對照表』，其貨幣之名欲翻譯漢字，而漢譯人名、地名表中無此名辭，雲龍同余將人名、地名所用的字，一字一字尋譯出來」。一九二九年新八月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226。
- 46 「攀龍將於明日之船往東京，余之〈環球遊記〉就中有遺漏之處，命其校對」、「命攀龍讀《瑞西案內記》」。一九二九年新五月十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二）》，頁138。一九三〇年新二月二十四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頁64。
- 47 如「雲龍同余查美國禁酒之沿革」、「寫『熊山公園記』，過華盛頓厄文之宅，命猶、雲查厄文之傳記，欲略介紹此文學家之思想」。一九三一年新三月五日、四月五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77、113。
- 48 大抵將遊記的前半部分修改至義大利米蘭為止由林獻堂之備忘錄抄下，後來自「德意志見聞錄」以下則由民報轉抄者。葉榮鐘，〈環遊遊記校訂後記〉，頁187。《臺灣民報》，第302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收於清華大學之「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數位資料館」，藏有林獻堂環球遊記「原稿」數位檔案13張，經比對後發現其為「備忘錄」，是林獻堂先生投稿前的手寫資料。葉榮鐘先生即是從中抄錄下來者，再加以修改。參閱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main-guide.htm>，查閱日期：2010年2月6日。不過饒富趣味的是：（一）該文書第一頁有進行環球遊記之緣由，提及掌握旅遊時機、手臂受傷涉外匯金及餞別之事，似為環球遊記之序言。（二）備忘錄中有編號，大抵是文章安排順序，葉榮鐘先生即以此作為文本編錄，但在《臺灣民報》之刊登上，順序仍有所不同，例如〈綠水濱〉之首段，與〈里昂〉之末段順序不同。《臺灣民報》，第266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第26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三）備忘錄提及廈門之街道狀況，無《臺灣民報》中關於市街上之「排日風潮」記錄。《臺灣民報》，第171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此處指出的是「定稿」與「備忘錄」之差異，有文章段落順序之差異，以及某些「敏感性」文字不見於備忘錄上，而竟然刊登於《臺灣民報》之上。或許「備忘錄」只是定稿前的草稿，但備忘錄並不等於手稿。
- 49 許雪姬詳細比對林獻堂先生自己改動的部分有三項：一是加標題，二是刪除或增加部分內容，三是調整部分內容順序。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頁16-24。但細緻比對的結果，文字部分的更動只有五處。

## 第一階段發表、刊登之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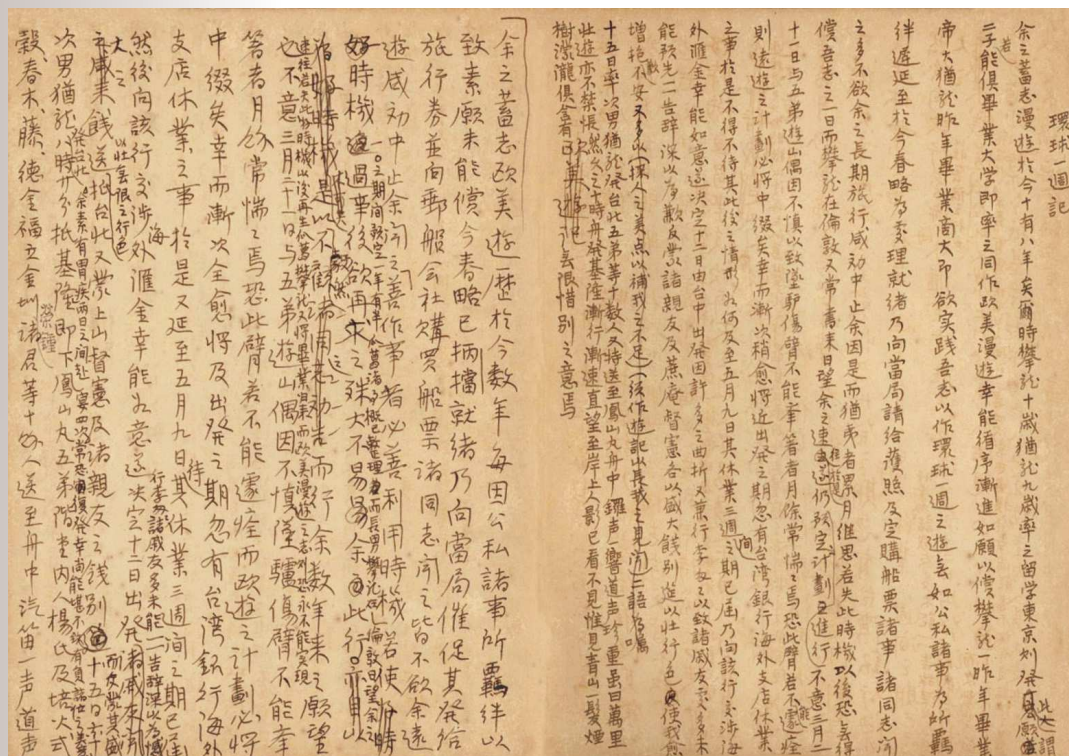


圖4 林獻堂《環球遊記》刊登前之備忘錄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guide/guide\\_pic.htm?07030113\\_g07\\_03p1.jpg](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guide/guide_pic.htm?07030113_g07_03p1.jpg)，查閱日期：2010年2月6日

以上詳細地說明民報、新民報上《環球遊記》各篇章內容之構成（圖5），大致有以下步驟：（一）以「日記」內容為基礎，參考當地資料而成定稿，尤以第一階段為然。（二）以完成之《案內記》為基礎，修改、增補後成定稿。（三）以簡略的「手稿」為基礎，加以各式資料增補、翻譯、校對而成定稿。送至臺灣民報社後是否受到修改，尚缺乏資料可資證明。但這部《環球遊記》便是在這樣的階段中，參酌各式的資料基礎，由自己及親友集體完成的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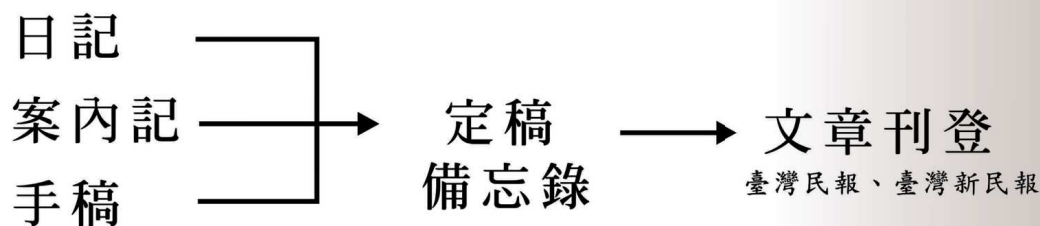


圖5 《環球遊記》文本之製作過程

### 叁、「地理」知識的認識：地文學內涵

「遊記」完成、發刊之後，所表現出來的「地理」觀點或知識，是本文所要關照的另一主題。林獻堂所身處之時代，「地理學」是怎樣的一門學問？「地理知識」大約包含哪些範疇？首先，地理學是論究地球的表面各現象與人類生活之知識，包含自然環境與人類政俗，<sup>50</sup>是研究人棲息的地球之學問，而地理學體系仍有分歧，例如以關於地球自然界為一物體之說明，稱為「自然地理學」或地文學，考究人類之住所稱為「人文地理學」。<sup>51</sup>而地學（Geography）以「地誌」為始，加入西方學問方以「地文學」（Physiography）與「地誌學」（Chorology；Regional Geography）合併稱之。地學總論同於「地文學」，地學特論同於「地誌學」。地文學與地誌向來都是世人所考慮的重要知識。<sup>52</sup>林獻堂的《環球遊記》是地誌學（區域地理），記錄各國之政經風俗。但在地理學知識體系中，「地文學」（自然地理學）是「通論」的部分，是規則化的知識，是追求普遍的規律，是了解「知識」的法門。本文即

50 「論究地球的表面種種現象與人類生活相關之學問。有關地球表面的諸多現象，諸如海、陸、山、川、氣候（風雨寒暑）、生物（鳥獸草木）、人類、人種、言語、風俗、政治等事柄研究之學問」。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東京市：巽屋書房，1904.08），頁1。

51 山崎直方，《普通教育地理學教科書》（東京：東京開成館，1903.02），頁1。

52 「地學即英語之Geography，從來吾國以『地誌』加以解釋，近來泰西學進入，我國（日本）又以『地文學』與『地誌學』合併之名稱稱之。更有總論與特論之區別；即地學總論大體是與『地文學』相當，地學特論大抵與『地誌學』相當。因是觀之，地文學與地誌從來都是世人所考慮的」。橫山又次郎，《人文地理學講話》（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0.11），頁1。

以廣義地文學<sup>53</sup>之「概念」（包含天文地理學、地文地理學）作為分析林獻堂所著《環球遊記》之依準。遊記中出現的地名原則以遊記上之原地名為準，另外以《外國地名譯名》<sup>54</sup>之標準，標示外文原文與今日中文譯名。

## 一、地球表面測定

地球表面上的東西橫線、南北縱線，可以供作為各地位置的訂定，即稱為緯度線與經度線。<sup>55</sup>另加上赤道、回歸線、極圈，即構成地表上的基本區別。<sup>56</sup>林獻堂在初始旅程上，特別注意所到之處的「經度、緯度」，如新嘉坡<sup>57</sup>（Singapore，新加坡）、古倫母<sup>58</sup>（Colombo，可倫坡）、馬爾賽<sup>59</sup>（Marseille，馬賽），並且在回程太平洋上注意到一百八十度之經線，<sup>60</sup>顯示海上航行時對經、緯度有較多之敘述。並提到「赤道」<sup>61</sup>之名稱，顯然與「氣候」有關，代表天氣之炎熱。

## 二、地球的運轉

地球運轉包含公轉與自轉。「公轉」因地球軌道運行的位置而生四季，晝夜長短也會有所不同，「自轉」則可分出晝夜。<sup>62</sup>四季原是中國傳統觀念，林獻堂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登歐洲大陸之初，在往巴

53 關於「地文學」之概念架構，係參考普通教育會編，《地文學表覽》（東京市：東京大學館，1910.07），頁3-110。

54 國立編譯館編訂，《外國地名譯名》（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教育部修訂公布，1997.05）。

55 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7。

56 「五帶即是熱帶、北溫帶、南溫帶、北寒帶、南寒帶」。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9-11。

57 「（新嘉坡）在北緯一度十七分，東經百三度五十分，離赤道僅八十哩」。《臺灣民報》，第173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58 「（古倫母）錫蘭島之首府，梵語稱為楞伽島，島之面積二萬四千七百平方哩，在北緯六度五十七分，東經七十九度五十一分」。《臺灣民報》，第181號，第八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59 「（馬爾賽）是處為法國第一之貿易港，在北緯四十三度十七分，東經五度二十五分」。《臺灣民報》，第191號，第八版，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60 《臺灣新民報》，第383號，第七版，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61 「日近赤道，天氣甚熱，汗下如珠，口渴異常」。《臺灣民報》，第172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另見《臺灣民報》，第181號，第八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62 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14-17

黎車上恰遇「夏至」，<sup>63</sup>瞥見日落晚、日出早，感受「晝夜之別」；他也注意到「日蝕」之現象，指出英國人之好奇觀日。<sup>64</sup>

地球自轉除了產生晝夜之外，也使得同一「子午線中的區域，與其他各地時間之差異」，也就是全球時間的觀念。各地時間的標定，先賴「標準時」的建立，臺灣地區的標準時間系統建立，從一八九六年開始實施，稱為「西部標準時間」，<sup>65</sup>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方廢止，而以日本「中央標準時」為準。林獻堂在環球旅程之中，更感受到全球性的「時間」觀念。<sup>66</sup>標準時是界定一地「時區」的基準，如在美國境內所使用之時間有四，在美東諸城（布法羅以東，Buffalo）為一時間，芝加高（Chicago，芝加哥）至多治市（Dodge City，道奇城）為遲一小時，後至大深谷（Grand Canyon，大峽谷）又遲一小時，到羅府（Los Angeles，洛杉磯）、桑港（San Francisco，舊金山）又是更遲一小時，<sup>67</sup>而對中國只用一標準時間有所評論。林氏的環球旅程上，標準時間大致遞減。但在歐陸旅行上或有遞增，在生活上不斷地調整各地時間，以免錯過「東行」由摩納哥公國往意大利熱那亞（Genoa）、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往海得爾堡（Heidelberg，海德堡）之乘

63 《臺灣民報》，第192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又「本日為一年中最長之日，至九時五十五分始不見日影」、「三時五十分則見東方已白，四時天已大亮」。一九二七年新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26、127。

64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據天文學者所觀測之報告，謂是日上午六點鐘日蝕，但此回之蝕，係是全部，不似從前之蝕尚留幾分，此回以後，當至一九九九年，方再出現云云」。《臺灣民報》，第207號，第八版，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另見一九二七年新六月二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31。該次為「日全蝕」，但倫敦之人卻因細雨而無所見。

65 臺灣新時間制度的引入與建立，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03），頁53-54。「西部標準時：臺灣、澎湖歸我（日本）版圖以來，以東經百二十度子午線，為本邦之西部標準，臺灣諸島及八重山諸島實行之」。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16。

66 徐千惠分析林獻堂的「時間感受」，以對夏至、二十四時制、週制、節日慶祝、時差、時區、地圖等現象的反應。見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頁132-134。

67 《臺灣新民報》，第372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一日。《臺灣新民報》，第374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臺灣新民報》，第375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其分別是東部標準時間（中央經線為西經七十五度）、中央標準時間（西經九十度）、山區標準時間（西經一百零五度）、太平洋標準時間（西經一百二十度）。Strahler A.N and Strahler A.H. Modern Physical Geography, 3rd edition. 1987. N.Y.: John Wiley & Sons. p. 36.

車，<sup>68</sup>而總結出歐洲數國「標準時間」之異，<sup>69</sup>為旅程中不得忽略之小事。在美國之旅程大致是由東向西，但因以其鐵路行程為主，更需注意時間之變化，<sup>70</sup>由歐洲至美國之時間變化，說明「地球是圓的」，鐘錶時間需退轉。<sup>71</sup>

回程在太平洋舟上，林獻堂記載了「時間日漸遲緩」，<sup>72</sup>最後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越過一百八十度之經線，進入東半球。<sup>73</sup>此即橫越「日附變更線」（International Day Line，國際換日線），以英國天文臺經大西洋至此為西半球，另經地中海、印度洋至此為東半球；東方時間快於西方，過此線需加、減一日，<sup>74</sup>而此行越過需加一日方能符合。<sup>75</sup>此外，林獻堂還注意到西方實施的「日光節約時」（Daylight Saving Time）制度，因夏期日長，而將時間改為前進一點，<sup>76</sup>是當時相當新穎的觀念。旅程中林獻堂隨身帶「錶」，<sup>77</sup>又常比對各地乘車時間

68 《臺灣民報》，第27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臺灣新民報》，第302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

69 「旅客若不曉得各國之標準時間，常因赴車不及，以致誤事。茲略舉數國標準時間之異，如英、法、比八時，荷蘭則為八時二十分，德、丹則為九時，此雖小事，實旅客所不可忽略者也」。《臺灣新民報》，第332號，第五版，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70 「火車站常常設兩個時鐘，一個代表鐵路的時間，一個代表當地的時間。舉例來說，在一八七〇年代，紐約州的水牛城（即：布法羅）火車站就有三個不同的時鐘，一個是水牛城的，另兩個是來往這個站的另兩線鐵路的時間」。Levine R.著，馮克芸、黃芳田、陳玲瓏譯，《時間地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10），頁83。該書原名為A Geography of Time.

71 《臺灣新民報》，第351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

72 《臺灣新民報》，第382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

73 《臺灣新民報》，第383號，第七版，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74 「周而復始，如環之無端，若問時間何處為最緊、何處為最緩，實難以說明也。然自百八十度線由東而西復至原為，實差有二十四點，是舟過此線，非減去一日不可也，然此一日而時間之遲早又因之相反矣，如紐約本緊日本十點，反為遲日本十四點，此亦無可如何耳」。《臺灣新民報》，第383號，第七版，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75 《臺灣新民報》，第384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

76 「但英、法、白（白耳義，即：比利時）等國，因夏期日長，欲利用上午之時間，乃自五月第一之日曜日起，至十月第一之日曜日止，將時間改為前進一點」。《臺灣民報》，第192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日光節約時為「一種在夏季月份完全使用日光小時的工具，通常將鐘錶調快一小時以便日光在進入晚上前能持續更久。由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7年）採用，戰後英國也接著採用，即是著名的『夏季時間』（Summer Time）。在美國則在1966年由聯邦立法，但各州有權採用或忽略之（美國也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間採用，以地方立法定之）」。Crystal D., The Cambridge Paperback Encyclopedia, 2nd Edition, 1995.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43. 以採用之時間來看，不過是在林獻堂到達的數年前採用而已，而他已經注意到這一「時間」概念。

77 《臺灣民報》，第302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臺灣新民報》，第351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

表，來決定其活動，或急或徐。時間觀念對整個環歐遊美的旅程，有重要之影響；對於這位好讀書旅行的仕紳階級，<sup>78</sup>旅程中堅實的「時間」概念，可能也影響了他的「生活步調」，甚至對時間有點「神經過敏」的程度。<sup>79</sup>

### 三、大氣的特徵（氣界）

大氣特徵包含大氣範圍、運動、溫度、濕度、壓力等。林獻堂旅程經歷寒暑、冷暖、高低之差異，抵海濱、越山陬、穿沙漠、貫大陸，對「氣候」（大氣）的感受了然於心。其中對「氣溫」的感覺最為明顯，如在赤道附近新加坡的酷熱與因雨而涼、<sup>80</sup>冬季巴黎寒冷、<sup>81</sup>蘇格蘭的低溫、<sup>82</sup>丹麥哥本哈根的嚴冬、<sup>83</sup>紐約之驟冷、<sup>84</sup>埃及、亞丁、大峽谷之沙漠等。<sup>85</sup>然獻堂也注意到氣候的「規律性」，如南北「緯度」之差異，如愈往南氣候愈溫暖之常識，如法國南部之綠水濱<sup>86</sup>（Cote d'Azer，蔚藍海岸）、里昂（Lyon）比起巴黎之相對溫暖，而有避寒之活動。<sup>87</sup>或是「地形」對氣候的影響，如在阿爾卑斯山上的冰雪寒冷、

78 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63。可惜作者未針對時間對林獻堂的影響，作較多之闡述。

79 「灌公對於時間的觀念可以說是有點神經過敏的程度，他不但守時、惜時而且能夠善用時間。他出門一定有自己的時間表，如果中途發生唐突，他便利用時間表的空檔去做別的事情或去訪問本來沒有預定訪問的人」。葉榮鐘、林快青，〈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收於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臺灣人物群像》（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5.04），頁17。

80 《臺灣民報》，第172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余未到新嘉坡時，想是處必定酷熱，不料竟出意外，聞昨日降雨，近日天際薄有微雲卷舒…涼快異常」。《臺灣民報》，第173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此處可能是赤道附近常見的「對流雨」。

81 《臺灣民報》，第192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82 《臺灣民報》，第200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

83 《臺灣新民報》，第317號，第八版，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

84 《臺灣新民報》，第376號，第九版，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

85 《臺灣民報》，第182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臺灣新民報》，第375號，第五版，一九三年八月一日。

86 「綠水濱，南面海，北負山，海上無驚濤駭浪，山上無積雪凝霜。一年氣候平均六十二度，春冬雨季，平均亦有五十度。真是夏時不熱，冬時不寒的好去處」。《臺灣民報》，第26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此即溫帶地中海氣候的特徵，春冬多雨。

87 「莫怪北歐富人，若遇嚴寒時節，即多跑到南歐避寒去了」。《臺灣民報》，第266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日照強烈，<sup>88</sup>或是指出山勢對氣候的「阻絕」效果，如綠水濱得阿爾卑斯大山之屏障，<sup>89</sup>巴塞羅納（Barcelona，巴塞隆納）受北方峰巒之掩護，<sup>90</sup>氣溫較高，氣候宜人。而無山脈屏障之義大利熱那亞，則較同緯度之蔚藍海岸寒冷。<sup>91</sup>遊記中多次提到「地中海氣候」的宜人，如綠水濱、摩納哥公國以及羅府（洛杉磯），<sup>92</sup>也對夏威夷海洋島嶼的暖濕氣候留下印象。<sup>93</sup>旅途中林獻堂對「溫度」多有紀錄，不僅記錄自己之體溫，<sup>94</sup>也記下寒暑表、<sup>95</sup>寒暖計<sup>96</sup>上之溫度，對氣溫、華、攝氏溫度概念已有正確之認識。<sup>97</sup>還在倫敦的地下電車旅程上，感受到「地下溫度」不同，地下稍涼於地表。<sup>98</sup>林獻堂也聽聞海上「洋流」，導致歐洲的氣

- 88 「蓋因從來莫不知道阿爾卑斯為冰天雪地之所，其寒冷是無人能忍耐的，豈知此冰天雪地之空氣，清潔乾燥，雖冷，卻是極容易忍耐的。蓋其日光甚烈，熱度雖強，而又不能融化冰雪」。《臺灣新民報》，第350號，第七版，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因此氣候之適宜，阿爾卑斯高山成為合適的療養場所。
- 89 「然能如是者，皆賴阿爾卑斯大山為之屏障，故寒風不能吹入的」。《臺灣民報》，第26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 90 「（巴塞羅納）都市周圍，東面海，西接平原，南向小山錯落，北則峰巒高聳掩護如屏，若在冬時，則頗溫暖，若在夏時，則炎熱異常也」。《臺灣新民報》，第340號，第七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此處北方峰巒即指庇里牛斯山。
- 91 「蓋因地中海的風力甚強，左右無山為之遮蔽，故若是之寒冷。我們在街上閒行，受此寒風吹著，手足如冰」。《臺灣民報》，第277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
- 92 「蓋羅府之氣候，為加州中之最溫和者，最寒之一月，溫度平均五十四度，最熱之八月溫度平均七十二，冬夏不甚大懸殊，故有人說其一年皆春也」。《臺灣新民報》，第376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
- 93 「（夏威夷）島中之氣候，熱時最高八十餘度，寒時最低六十餘度，土人因氣候不寒不熱之故，男女多跣足（打赤腳），日華兩國之兒童，為天氣習俗所轉移，而亦常見跣足者」。《臺灣新民報》，第383號，第七版，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 94 「鎮日偃臥沉下而睡，寒熱一日數回…熱度最高亦不過三十七度五六分」。《臺灣民報》，第204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此處指「攝氏」溫度。
- 95 「（蘇格蘭）寒暑表溫度僅有五十三而已」。《臺灣民報》，第200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此處應為華氏溫度，約是攝氏十二度。寒暑表即是寒暖計、溫度計。換算方式可見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2。
- 96 「（紐約）前一日，天氣驟冷，華氏寒暖計，突降至二十八度，天際微雪，霏霏而下，有頃方止，聞為五十七年來，未曾有之寒冷也」。《臺灣新民報》，第367號，第九版，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當地溫度約為攝氏零下二度。
- 97 考諸林獻堂先生日記之記錄，首次出現關於「溫度」之記載，即是登陸「馬賽」之日，當日也是「夏至」，也認識了「日光節約時」。一九二七年新六月二十一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26。林獻堂於一九三八年遙寄「溫度計」與鄉人簡某，其早在明治四〇年（1907）第一次到東京時，便購買一「溫度計」欲以相贈，因搬運不慎遂致破損。見林獻堂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紀念集·年譜》，林獻堂（五十八歲）事蹟，未編頁。足見林獻堂先生對「氣溫」概念之熟稔，蓋由「環球登歐」開始。
- 98 「地中之空氣與地上不同，寒時而溫暖，熱時而清涼，故餘（按：於）每日出門乘自動車較少，乘地下電車居多」。《臺灣民報》，第198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

候不佳，<sup>99</sup>後體驗了「大西洋」風潮之險惡，船衝動搖。<sup>100</sup>

大氣中的「濕度」，也是容易感受到的地理現象。其中「降雨」給人的印象最深，如亞丁植物因水分不足而枯焦、<sup>101</sup>曼徹斯特（Manchester）、倫敦之陰雨而鬱鬱不快，<sup>102</sup>比較基隆與英國降雨與濕度特徵，<sup>103</sup>以及西班牙少雨而易生呼吸器之疾。<sup>104</sup>另外林獻堂也注意到英國「霧」之產生，<sup>105</sup>並對義大利北部倫巴底平原的「冰雹」災害有所了解。<sup>106</sup>在山上的冰雪最下緣的「（冰）雪線」，成為地表植被的鮮明分野，<sup>107</sup>也被林獻堂收入眼底。

「氣候」之對比，同樣在旅程中上演，如丹麥與英國之比較，前者氣候適合於人體的健康，<sup>108</sup>後者則否，且本人還在英國患上齒痛、鼻病。<sup>109</sup>或是「離海遠近」之分別，在美國內陸之布法羅與沿岸之波士

- 
- 99 「據法國天文學者所報告，謂本年太陽熱度，較之常年尤為激烈，故『自墨西哥直接歐洲之暖流』受其影響，歐洲氣候因之不佳」。《臺灣民報》，第193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此即是「墨西哥灣流」（北大西洋暖流）對歐洲氣候調和之效果。
- 100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十六日，風力頗強，潮流甚急，船衝浪而進，大起搖動…大西洋風潮之險惡，昔時曾聞人言，今則身遇之矣」。《臺灣新民報》，第351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此即是「盛行西風」（Westerlies）所帶來的空氣流動，以及「北大西洋漂（洋）流」（North Atlantic Drift）之影響。見Mayhew S. (1997), Oxford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p.304.
- 101 《臺灣民報》，第182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 102 「倫敦之氣候之中，五日陰四日雨，平日僅有一日晴天，使人常覺鬱鬱不快」。《臺灣民報》，第199號，第八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自到倫敦已兩週間，未曾有一天自朝至暮皆見日光，有之，惟今天而已」。一九二七年新七月十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36。
- 103 《臺灣民報》，第193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 104 「蓋因西班牙少雨之故，因為空氣非常乾燥，兼之車馬往來，沙塵漠漠，若呼吸器稍弱之人，並因之以為病」。《臺灣新民報》，第343號，第七版，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 105 「然倫敦氣候之不佳，非僅多雨而已。自十月以後，即入大霧之期…似此氣候非僅倫敦，英國全國莫不皆然。故欲保持身體之健康，非藉運動不可」。《臺灣民報》，第193號，第七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 106 「聞說昔時，農民之最恐懼者，莫過於『冰雹』為災。蓋因每到夏時，各種果實，正在成熟，滿望豐收，以償一歲之勞苦。而忽然黑雲布滿空際，頃刻之間，從雷電中打下，如石塊之冰雹…而一家食衣所賴者，竟成烏有矣。這種冰雹之區域，又極大。故保險公司，不敢在此區域，為農民保險」。《臺灣民報》，第301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 107 「（少婦山）若到夏季，於『冰雪線』以下，則芳草嫩綠，野花盛開」。《臺灣新民報》，第348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 108 「（丹麥）雨量之多，略同英國，氣候不甚寒，亦不甚熱，一年之中，寒暑平均四十五度，甚適合於人體的健康…為世界第二之長壽國」。《臺灣新民報》，第316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六月七日。不過，丹麥的嚴冬仍是苦楚。
- 109 一九二七年新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九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頁169 - 178。

頓間，氣候相差甚也。<sup>110</sup>而「海洋」對氣候之影響，也察覺出差異，如紅海之熱<sup>111</sup>與太平洋之寒冷、晴朗，甚至感受到「低氣壓」的風浪威力。<sup>112</sup>或如在沿大西洋的聖瑟罷士梯安（San Sebastian，聖瑟巴斯坦），其空氣大異於西班牙內陸，空氣沒有馬德里來得乾燥。<sup>113</sup>以上顯示林獻堂意識到「大陸性氣候」與「海洋性氣候」之不同，這在臺灣、日本均不易感受到。而環球之行中也遊覽了不少「都市」，也特別觀察了紐約市的「都市氣候」，<sup>114</sup>其實就是現代「都市熱島」<sup>115</sup>效應之描寫。

#### 四、陸地（陸界）

林獻堂從基隆出發，香港轉乘「鹿島丸」後，便認知到陸、海地形之差別。先登諸多「島嶼」，如香港、新加坡、彼南（Pinang，檳榔嶼）、錫蘭（Ceylon，今名Sri Lanka，斯里蘭卡），望見斯多倫波利島（Stromboli Island，斯通波利島）之「噴火口」。<sup>116</sup>又過「海峽」，如義大利半島南方兩大島間的海峽，<sup>117</sup>或從新加坡越至馬來「半島」南方之柔佛（Johor），<sup>118</sup>或到摩納哥半島<sup>119</sup>一遊，說明對海洋與海陸交

110 「凌晨睡覺，開廉一望，四野蓋雪，大地如銀，去波士頓不過三百哩之遙，而『氣候』之差，竟有若是之甚焉」。《臺灣新民報》，第371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111 《臺灣民報》，第182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112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昨晚接無線電信謂石垣島起『低氣壓』，向東北進行，今朝海上，頗受其影響，風浪稍高，船亦動搖」。《臺灣新民報》，第382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石垣島為琉球諸島之南方島嶼，離當時所往夏威夷途中的船隻，距離甚遠，是否受其影響仍可待相關研究證明。

113 《臺灣民報》，第345號，第十七版，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114 「紐約市街，多是高樓大廈，故寒時不易得日，熱時不易得風，又兼車馬喧囂。晝夜不輟，若在盛夏之際，非有山明水秀之區，以供逍遙遣興，則直使人悶熱」。《臺灣新民報》，第359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

115 「都市化在氣候上最明顯的特徵是氣溫有偏高的趨勢，熱島（Heat Island）是由人們在改變都市地表引起為氣候變化的綜合現象」。Landsberg H.E.著，鄭師中譯，《都市氣候學》（臺北市：徐氏基金會，1988.08），頁83 - 84。「都市熱島是城市中氣溫通常比附近開放鄉村地區高攝氏3 - 4度，這些高溫是由工廠、暖氣、運輸系統之燃燒導致，更重要者來自白天在城市建物中累積的熱量，如建築物的磚或水泥，形成巨大的熱量儲存體」。見Mayhew S.（1997），Oxford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pp. 206 - 207.

116 《臺灣民報》，第191號，第四版，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117 「晚經科西嘉島與撒丁尼亞島之海峽」，其正確名稱是「波尼法休海峽」（Strait of Bonifacio）。《臺灣民報》，第191號，第四版，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118 《臺灣民報》，第173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119 「摩納哥，是一個半島，三面環海，一面連接於空達民（La Condamine，康達民），其大不過數十英甲而已」。《臺灣民報》，第272號，第五版，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

界地區之認識。同時在義大利威尼斯見證「鹹湖、泥洲」，<sup>120</sup>在荷蘭看到了萊因河因「河川淤積」而成的「新生地」、預防土地沒入「水平線」<sup>121</sup>之大堤，均是林獻堂眼中的「不可思議」。同時，林獻堂也記錄了那波里的「海岸線」長度與海岸狀態。<sup>122</sup>

登踏陸地之後，遍遊山地、平疇，在往埃及開羅途上馳過沙漠「沙丘」，<sup>123</sup>對於埃及建都在尼羅河畔，不移於「下流」（下游）提出疑義；<sup>124</sup>遊倫敦之泰晤士河時逆流而上；<sup>125</sup>遊巴黎塞納河注意到河中沙洲，並能區分左岸、右岸；<sup>126</sup>遊德國西部萊因河之狹窄河道，還道出「羅勒來」（Lorelei）之故事；<sup>127</sup>遊美國科羅拉多河之「大峽谷」，亦見河道之「屈曲」。<sup>128</sup>在美國大湖區耐亞嘎拉（Niagara，尼加拉）河之河道上觀賞「大瀑布」、「深潭」，<sup>129</sup>可見林獻堂對大河流情有獨鍾。其對於大湖泊亦感興趣，如賞蘇格蘭諸湖之煙雨朦朧，或隱或

- 
- 120 「（倫巴底平原）是時的人民，不堪其苦，乃避難於威尼斯鹹湖之泥洲…威尼斯市，是一個奇怪不可思議之都市，其市離陸地二哩半，四面皆水，僅築一長堤，以通汽車而已」。《臺灣民報》，第299號，第七版，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鹹湖即是「潟（湖）」，泥洲即是「潟湖」中之沙洲島嶼。
- 121 「他在於萊因河與海合流之處，想古時不過是茫茫海水，不知經幾多時，由萊因河從瑞士帶來之碎石及沙泥，漸次淤積而成者也。故其土地甚低下，潮來為海，汐去為陸…而小小之荷蘭民族，大膽勇猛，敢與海水爭奪土地」。《臺灣新民報》，第326號，第五版，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六日。
- 122 《臺灣民報》，第292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123 「末後因運轉手亦頗著急，開一時間行五十哩之速力，若遇稍有高低之處，人常躍高尺餘」。《臺灣民報》，第183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 124 《臺灣民報》，第183號，第七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下流」即是河川之「下游」河段。林獻堂對烏溪護岸工事聽聞由「下流」作起，認為其並非最危險之處。見一九三一年新二月二十八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頁72。
- 125 《臺灣民報》，第195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 126 「塞納河中有兩島，…可以說此兩個小島是巴黎孩提時的搖籃…河之左岸多是教育家勞働者居住…河之右岸多是富商大賈名公巨卿所居住」。《臺灣民報》，第241號，第十版，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
- 127 「此處河道，則稍狹隘，水聲浩浩然，宛如萬馬奔騰，而船行亦覺稍急…山上岩石，時或看見，有一最有名的，高數十丈，名曰『羅勒來』，古時傳說有美人在岩石上梳妝…舟人常舉頭遙望，而忘其所以，舟遂觸石沈沒。」《臺灣民報》，第304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
- 128 「谷上俯看河水，僅如匹練，谷中羅列如尖塔…高數千呎，真為世界奇觀。然此深谷偏於凸處衝成為凹，可見洪水時代，其水勢之浩漫，實使人難以臆測」。《臺灣新民報》，第375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此為大峽谷著名之「曲流」（Meander），點出了流水的營力的不同。
- 129 「因耐亞嘎拉河之河道有高低，年湮月久，河水衝為深潭，而遂成此大瀑布」。《臺灣新民報》，第371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現；<sup>130</sup>觀瑞士、法國之間的日內瓦湖（Geneva Lake）之美麗風景；<sup>131</sup>嘆美國與加拿大國界的大湖、大河，水量豐富，浪花相激。<sup>132</sup>賞高山湖光水色之餘，也眺望雪景，遙望「冰河」，<sup>133</sup>同時在阿爾卑斯山區之隧道工程中，指出「地中熱泉」與「地下大河」，<sup>134</sup>即是「地熱」與「地下水」之觀念。

林獻堂兩次途經義大利中部，終能一窺維蘇威大火山（Vesuvio）與潘佩依（Pompeii Ruins，龐貝）地下古城，參觀被「飛灰」埋沒之街道、店鋪、宅邸、廣場與「木乃伊」。<sup>135</sup>登維蘇威大火山時，抵「火山口」，描寫如扇之倒懸的「形狀」，為數次噴火之「層狀火山」，高度隨之增減不定。<sup>136</sup>而關於火山的噴出物中，一是噴出的黑煙，漫散如傘，即是「火山灰」，可遮蔽太陽光。二是沙灰碎石，是埋沒古城之主體，此即是火山礫及火山彈。<sup>137</sup>三為「石流」，如水流，如同火河，所經之處，無不焚燬，熱度退卻後成為「石層」；此即是「熔岩流」（Lava flow），是地下酷熱「岩漿」流出，<sup>138</sup>以上數種岩石俱是「火

130 《臺灣民報》，第200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

131 《臺灣新民報》，第349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

132 「是日天氣甚寒，河之『上流』，盡是冰雪，而不見河水，及至瀑布，如聞浩浩之聲，其流之疾，不減飛星。聞說一分之間，有一千二百萬立方呎，然由上衝下，浪花相激，而成為霧」。《臺灣新民報》，第371號，第五版，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此處指出河川上游與水量之觀念。

133 「（百倫旅館人說）曾有一對新婚夫婦，來瑞士鄉村度蜜月，新郎登山，一不留意，墮入裂縫裏而死，屍身遍尋不獲，其妻請一位有名測量家，以測量冰河之深度，據測量家說，此屍身至少要等三十年，纔能出此『冰河』。於是時間匆匆過去…屍身如測量家之言而發現，因久藏於冰裏，雖經三十年之長期，竟無一點腐爛云」。《臺灣新民報》，第348號，第十一版，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所錄之言指出冰河裂隙、冰河流動等地理概念。

134 《臺灣新民報》，第347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135 《臺灣民報》，第294、295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

136 「因噴火時，沙石常隨之噴出，故其高低，亦隨之增減不定。噴火口之闊，約近半哩」。《臺灣民報》，第296號，第八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層狀火山是火山口周圍為火山灰或砂礫等，與溶岩（熔岩，Lava）共同堆積者稱之，故其形狀為圓錐形，欠缺頂點」。見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37-38。

137 「火山灰及沙之凝結，稱為『凝灰岩』，火山礫及其他破片組成，則為『火山集塊岩』」。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36-37。

138 「『石流』是山中的石塊被火融化，如水流…當其流出之時，完全像一條火河，其所經之處，無不焚燬。然過了一定時間，其熱度退卻，即成為『石層』，欲發掘，是不太容易」。《臺灣民報》，第296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又「火山與土地之高低有關，通常有噴出物的，方稱為『火山』」。菅又熊之助，《地理學講義》，頁36。透過林獻堂對「火山」的記錄，不難發現對火山的成因、形狀與噴出物差異有所了解。

成岩」。維蘇威火山上還有抵擋「石流」之人造石堤，噴火口上磺氣逼人，聲大如雷。<sup>139</sup>以上顯示林獻堂關於「火山」的認知，已經相當正確。在其《軼詩》中收有〈火山〉<sup>140</sup>一首：

沙塵木石盡飛揚，噴火中宵萬丈長，驚覺雙棲好鴛夢，憑欄遙看日昏黃；

山山雨歇火逾光，遙望樓頭夜未央，且喜羅襦襟解後，美人共浴暖泉香。

足見林獻堂取景寓詩之能事。而「地形」的差異亦能致風俗、生計之不同，如維蘇威火山的火山土壤種植了葡萄，<sup>141</sup>瑞士阿爾卑斯山畜牧之地勢差異，山羊、綿羊特別聰明而與他處不同，<sup>142</sup>西班牙國內的山脈縱橫，為交通之大障礙，形成內政之不統一。<sup>143</sup>

#### 四、結語

林獻堂所進行的環球旅程，不能夠被複製，但是可以被追尋；無法再回到一九二七年的時空背景之下，但可以透過「文本」，逐漸還原出

139 「現在山上，尚有長短不一的『人造石堤』，蓋以準備萬一爆發之時，『石流』噴出，可以暫時擋住之用…及至噴火口，一無所見，惟聞磺氣逼人。而每過四、五分間，即聽見、劈拍碰磅，如大礮、如迅雷，如山崩的聲音發出」。《臺灣民報》，第296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

140 林獻堂，〈火山〉，《林獻堂紀念集遺著·詩集·軼詩》，頁79。

141 「沿此山麓，不少的人家村落，山上稍肥沃之地，則皆種葡萄菓樹，而一家之生計，於此是賴」。《臺灣民報》，第296號，第八版，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自從希臘人定居在古義大利海邊的前羅馬時期開始，葡萄園就一直是維蘇威火山山坡上美景。在山坡上肥沃而又排水良好的火山土壤不只是栽種了葡萄，也利於果樹、蔬菜、藥草和花卉的生長」，「火山土壤是地球上最肥沃的，而且有需求的人們願意承擔較高的風險」。Fisher R.V. Heiken G. and Hulen J.B.著，黃啟明譯，《火山》（臺北市：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09），頁261、269。

142 「牧人分阿爾卑斯山為數部分，凡稍平坦之山坡，易於行走者，則以飼牛，若再高一點，崎嶇石徑，又多危險，牛是不能上去，乃以飼山羊及綿羊，此種畜牧，都有特別聰明，牠知道何處有茂林，何處有池沼，何處有甜香之青草，又會知道何時應當擠乳，牠之主人不論在於遠近，祇須略出招呼一聲，牠便飛跑而來，此則阿爾卑斯畜牧之異於他處也」。《臺灣新民報》，第348號，第十一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此段指出畜牧牲畜的不同，以及盛行的山牧季移（Transhumance，移牧）活動。

143 「且西班牙天然地勢，亦足為其統一之一大障礙，國內岡巒起伏，山脈縱橫，天然畛域，不容侵越，固之習，至今勿替。且以言語風俗，各不相同，政教思想，亦皆迥異，其在古昔，則成為割據之風，即至今日，亦有各不相下之勢」。《臺灣民報》，第339號，第十一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林獻堂已觀察到沿海巴塞隆納與內陸馬德里之間的差異。

旅程的所見，並進行學術性的探討。本文即以「文本製作」的概念，除閱讀文字外，也討論該份「遊記」是作者（群）如何創作出來，並且以地理學知識體系中的「地文學」，探究作者所擁有的地理知識。

從《環球遊記》之中不難發現，林獻堂的觀察力極強，以其眼觀看世界，以旅人身份作書寫，完成臺灣人首部的世界遊記。從十九世紀地理學巨擘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7—1835）傳授地理學的觀念，得知需要由旅行和野外工作來分析問題。<sup>144</sup>也就是說旅行家在旅程中都變成地理學家，雖然他們不見得被看作地理學家。<sup>145</sup>西方學術界看重「遊記」的地理學價值，「旅遊者」對地理學（環境描寫）的貢獻，認知甚早。林獻堂自認這些在旅遊、遊記當中的遭遇，實是「百聞不如一見」。<sup>146</sup>本文即以地理學中之「地文學」概念為基準，比對林獻堂在《環球遊記》中所認知者，橫跨對地球的認識、地球運轉與時間、大氣現象、地表特徵等，發現這些記錄其實已經相當「進步」。對「溫度」有所認識，甚至理解「都市」環境與氣候之關連。對「火山」有所了解，已達到當時日文地理書籍中所教授之內涵。對河流的「上流、下流」、「曲流、左右岸」也已認知，甚至對甫行不久的「日光節約時」留下印象。當學界對殖民時期「現代性」的探討時，林獻堂先生在《環

144 「如地理學必須論及環境，以及地理學者必須經由旅行和野外工作去分析問題」。Claval P.著，鄭勝華、劉德美、鄭清華、阮綺霞譯，〈第五章 科學的地理學之興起〉，氏著《地理學思想史》，頁85。

145 「旅行記這類文獻包括豐富的地區記述，具有高度的科學價值，往往也具有藝術價值。當時的旅行家在他們的旅程中都變成了地理學家了，他們是真正地理學的實際代表人物，雖然他們沒有被看作地理學家」。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王蘭生譯，《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頁106。此書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多少反映一九二〇年代德國地理學的研究觀點，把遊記視為地理學文獻，而且這一年也是林獻堂出發環遊世界一週的時代。

146 《臺灣民報》，第236號，第五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球遊記》鉅著中所表現的現代性認識，<sup>147</sup>至少透過「地文學」概念的分析，也顯示出其「先進」的一面。

當探討林獻堂在環球一週之所至、所見、所感時，還要特別關注到文本採擇與製作，細緻地分析各類文本的差異，歸納各種版本與來源，完整地表現如何創造出這本文本，亦相當重要。《環球遊記》各篇章來自於各個階段的時空背景下，以日記、案內記與手稿為基礎，參採各類旅行資料或各式資料，還加上親友的整理、修改、校對、抄寫方完成。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大量文本，需要重新閱讀，並重新評估作者在文本中所暗藏的對現代性的態度。<sup>148</sup>因此，對於這本二十多萬字鉅著的歷史、文學等研究逐漸豐富之際，先要釐清對文本的認識，才可以學科差異的觀點來探討。若要將《環球遊記》列為臺灣本土教材之篇章時，林獻堂所觀看、認知的地理學（地文學）概念、素材，恰是結合認識世界、兼顧鄉土的著力點。

147 殖民現代性研究的分析取向，大致有五種分析取向，並搭配著相對應的臺灣史研究：（一）區域個案的殖民現代性，視為西方啟蒙現代性普世化與全球化的個案。（二）缺陷矛盾的殖民現代性，批判殖民現代性的矛盾與負面效果，強調暴力性與不平等的權力本質。（三）統治技藝的殖民現代性，對殖民者的意識型態、統治技術和政治理性，強調殖民地的支配性影響。（四）曖昧交織的殖民現代性，著重現代性的混融與互動，呈顯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愛憎交織的複雜關連。（五）另類創新的殖民現代性，強調被殖民菁英與民眾對於殖民主義的回應與抵抗，以及殖民地社會對於現代性的文化採擇與創造。張隆志，〈殖民現代性分析與臺灣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學史與方法芻議〉，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市：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04），頁146。本文或許可以歸類為第（四）、（五）項的分析取向。

148 陳芳明，〈三〇年代臺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收於氏著《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06），頁69。

## The Geographic Research of Lin Xian-tang's "Travel Notes Around the World"

### Abstract

Mr. Lin Xian-tang, who is a local elite in Central Taiwan, travelled around the world from 1927 to 1928 and wrote the travel notes. These notes are published on Taiwan Minpao and Taiwan Shin Minpao, and the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about this popular voyage records. This article i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physiographical concepts which Mr. Lin Xian-tang had found in the journey are correct and advanced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making of contexts in the travel notes is also examined carefully, so that some studies which are related the cited archives can be more appropriate. The timing of voyage and publication in newspap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aiwan Minpao and Taiwan Shin Minpao are still proper contexts to work, and diaries, guidance and manuscripts are bases of published texts. Through collective composition of relatives, Mr. Lin Xian-tang finalised the paper and made memoranda that the general version is found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sider into these details of making of contexts and offer a point to study, including geographic and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

Keywords : Lin Xian-tang, Travel Notes Around the World  
,Making of Contexts, Geography, Physiography